

唐

鑑

唐

鑑

唐鑑卷第七

德宗中



建中四年正月關播薦李元平有將相之器帝擢元平爲汝州別駕李希烈襲陷汝州擒之僞署御史中丞播聞之詫曰元平事濟矣謂必覆賊而建功也左右笑之無何賊僞署爲宰相有告其貳者元平斷一指自誓帝患希烈問計於盧杞杞惡顏真卿對曰真卿爲四方所信使宣慰希烈可不勞師旅而服帝以爲然命真卿宣慰希烈爲希烈所留真卿叱責之竟爲希烈所殺

臣祖禹曰關播薦李元平盧杞陷顏真卿宰相之所好惡如此其事暴於天下非難見也而德宗不知惟其不好直而好佞所以蔽也相非其人欲不亂其可得乎

五月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西沔鄂湖南黔中劔南嶺南諸軍環淮寧之境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帝優恤將士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境纔踰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者爲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吏執筆握筭入人室廬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它資者出錢動數百緡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十錢給它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爲率敢隱錢百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其賞錢皆出坐事之家於是愁怨之聲聞於遠近

臣祖禹曰易剝之六四曰剝牀以膚凶夫牀者膚之所依也剝牀不已必侵於膚君者民之所戴也剝民不已必害於君故象曰切近災也德宗有平一海內之志而求欲速之功不務養民而先用武軍食不足則暴征橫歛以繼之民愁兵怨激而成亂自古不固邦本而攻戰不息者必有意外之患此後王之深戒也

八月翰林學士陸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奏其略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又曰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財者人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矣又曰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略

五
卷一
曰今關輔之間興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贄請追還神策六軍明敕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令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罷京城及畿縣間架等雜稅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帝不能用

臣祖禹曰賢者之知國如良醫之知疾察其形色視其脉理而識死生之變不待其顛仆而後以爲病也陸贄論用兵之亂如著龜之先見何其智哉夫豈如瞽史之知天道乎亦觀其事而知之也非獨如贄之賢者能知之意天下之凡民亦必有知之者惟人君不覺也天下之患在於人莫敢言而君不得知言之而不聽則末如之何也必亂而

已矣

李希烈圍襄城危急帝發涇原等諸道兵救之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冒雨寒甚多携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至漕水詔京兆尹王翺犒師唯糲食菜餒衆怒蹴而覆之遂作亂還趨京城百姓狼狽駭走賊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餽實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

臣祖禹曰昔秦逐匈奴戍五嶺而陳勝起大澤隋伐突厥征高麗而楊元感亂黎陽自古攻戰不已傾國以外向者必召內患民疲而本搖故也襄城之危德宗以爲至憂故竭天下之力以救之而不知大盜之覆都邑譬之欲除瘍疥而疾潰於腹心欲救四支而禍發於頭目兵革旣起天

下之變其可勝慮乎

初神策軍使白志貞掌召募禁兵東征死者志貞皆隱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賜而身居市廛爲販鬻司農卿段秀實上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猝有患難將何待之不聽至是帝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帝乃出幸奉天

臣祖禹曰周公作立政以戒成王自左右常伯至于綴衣虎賁皆選忠良而勿以儉人是時齊侯呂伋掌天子之兵故康王之立太保命仲相南宮毛取二千戈虎賁百人以逆之周家以爲天子心膂爪牙者太公之子也其發之以宰相之命二諸侯往焉慎重如此王室其可亂乎晉悼公使弁糾御戎荀賓爲右使訓諸御知義羣騶知禮故可

用也至漢之時宿衛者猶以忠力之臣與公卿之子蓋古之遺法也夫以天子之尊必使諸侯與天下之賢者共扞衛之訓其徒旅便知禮義不如是不足以爲固也後世苟簡人君多疑寧與小人而不與君子德宗之世所任尤非其人至於變起京邑而無一卒之衛其後懲前之失委之官者而其禍愈深夫聚天下不義之人使執利器而環天子之居不以付之忠賢臣是以知後世人主之不尊國家之無法也

翰林學士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嘗爲涇帥坐弟滔之故廢處京師臣嘗謂陛下旣不能推心待之則不如殺之母貽後患今亂兵若奉以爲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帝倉卒不暇用其言曰無及矣旣而姚令言與亂兵謀果迎泚而立之帝

初至奉天詔徵諸道兵入援有上言朱泚爲亂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修守備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群臣莫及奈何言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帝亦以爲然又聞羣臣勸泚奉迎乃詔諸道援兵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單寡防慮不可不深若泚竭忠奉迎何憚於兵多如其不然有備無患帝乃悉召援兵入城盧杞及白志貞言於帝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爲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帝以問從臣皆畏憚莫敢行金吾將軍吳淑獨請行旣至爲泚所殺鳳翔後營將李楚琳嘗事朱泚夜與其黨作亂殺節度使張鎰始帝以奉天迫隘欲幸鳳翔戶部尚書蕭復遽請見曰陛下大誤鳳翔將卒皆朱泚故部曲其中必有與之同惡者臣尚憂張鎰不能久豈得以鑾輿蹈不

測之淵乎帝曰吾行計已決試爲卿留一日明日聞鳳翔亂
乃止是月以復爲吏部尚書公輔爲諫議大夫並同平章事
朱泚自將逼奉天十一月靈武留後杜希全等四軍入援將
至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關播渾瑊曰漠谷道險狹恐爲賊
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俯栢城而行營於城東北雞子堆與
城中犄角相應且分賊勢盧杞曰漠谷路近若爲賊所邀則
城中應接可也儻出乾陵恐驚陵寢渾瑊曰自泚圍城斬乾
陵松柏以夜繼晝其驚多矣今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惟
希全等來所繫非輕若得營據要地則泚可破也杞曰陛下
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希全等過自驚陵寢也帝乃命希全等
自漠谷進希全等果爲賊所邀死傷甚衆城中出兵應接爲
賊所敗是夕四軍潰退保邠州泚攻城益急

臣祖禹曰人君如欲知其臣聽其言而以事驗之則忠邪賢不肖可得而見矣姜公輔策朱泚必反蕭復言鳳翔必亂見幾知變何其明也盧杞以百口保泚請遣大臣宣慰而吳湊沒於賊又誤援軍奉天益危宰相謀國乖刺如此則其人可知也奉天之守實公輔與復是賴德宗雖以爲相不旋踵而踈斥之杞幾亡社稷至死而猶以爲賢自古臨禍難而不悟鮮有如德宗者也

朱泚僭號大秦皇帝置百官以樊系爲禮部侍郎系爲泚撰冊文旣成仰藥而死

臣祖禹曰司馬遷有言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使樊系能拒朱泚不作冊文而死豈不爲忠臣乎而文成乃死是亦爲逆已矣惜哉其爲忠與逆在於作與不作

而已系之不敢拒泚不過畏死而怯耳而卒不免於死其
愚豈不甚哉能死而不能拒泚此特臧獲婢妾之引決者
耳非能勇也士有不幸而身處危亂者其亦視此以爲戒
哉

朱泚攻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帝嘗遣徒步出城覘賊
其人懇以苦寒爲辭跪奏乞一襦袴帝爲之尋求不獲竟憫
默而遣之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休息夜縫人於城
外采蕪菁根而進之帝召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
亡固其宜也公輩無罪且早降以救室家群臣皆頓首流涕
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

臣祖禹曰德宗以飢羸之卒守一縣之地而當朱泚十萬
之師備禦俱竭危不容喘所恃者人心未去也卒能克復

宗社不失舊物而況以天下之大億兆之衆守之以道德
用之以仁義其誰能敵之故人君苟得民心則不在地之
廣狹兵之衆寡王天下猶反掌也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
里豈不信哉

朱泚既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在城者
皆給月俸神策六軍從車駕及哥舒曜李晟者泚皆給其家
糧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
皆追怨有司之暴斂焉

臣祖禹曰德宗欲剗滅藩鎮故聚天下之財因師出以爲
名而多殖貨利以爲人主可欺天下而莫之知也夫匹夫
猶不可以家之有無欺其鄰里況人主內有餘富而可以
不足欺天下乎得財而失民將誰與守矣其失國宜哉而

向之所積反爲盜貨悖而出猶不能竭先王不以利爲利而以義爲利蓋以此也

帝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鄉曰致亂由上下之情不通勸帝接下從諫乃上疏其略曰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又曰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疏奏旬日帝無所施行亦不詰問贄又上疏其略曰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帝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限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

患害朕思亦無它其失反在推誠又諫官論事罕能慎密例
自矜銜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
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遽見辭窮若有奇
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以來事祇如此所以近來
不多取次對人亦非倦於接納輒上䟽其畧曰天不以地有
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唯信與
誠有補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又曰
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
之則下報之又曰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願陛下慎守
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又曰仲虺贊成湯不稱其
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聖
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智者改過

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又曰諫官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又曰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雖服其口而未服其心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洩彰我之能從有一干斯皆爲盛德帝頗采用其言

臣祖禹曰德宗播遷幾於亡國不能反求諸已而以爲失在推誠旣過而不改又諫而不從乃疑臣下之揚其惡而掠其美因不復以聽納爲事甚矣其無人君之德也陸贄之言曲盡其情考其聽從曾無一二臣故剟其大略以見德宗之性與其行事以爲戒焉

李懷光頓兵不進數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衆論誼騰亦咎